



两个新娘

Memoires de Deux Jeunes Mariees

[法] 巴尔扎克 著

中国致公出版社



两个新娘

Memoires de Deux Yeunes Mariees

ISBN 7-301-13-180-2 定价：1980.00元（含邮费）

中国出版集团
中国出版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两个新嫁娘/ (法) 巴尔扎克 (Balzac, H.) 著; 程
颜译. —北京: 中国致公出版社, 2005. 9

(永久记忆版世界文学传世名作. 第2辑)

ISBN 7-80179-460-5

I. 两... II. ①巴... ②程... III. 长篇小说—法国
—近代 IV. I565. 4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5) 第 108862 号

两个新嫁娘

译者: 程 颜

责任编辑: 子 龙

出版发行: 中国致公出版社

(北京市西城区太平桥大街4号 电话 66168543 邮编 100810)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三河文昌印刷厂

开 本: 850×1168 1/32

印 张: 290

字 数: 7275 千字

版 次: 2005 年 9 月第 1 版 2005 年 9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 数: 5000 册

ISBN 7-80179-460-5

定价: 1080.00 元 (全四十册)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目 录

第一部	(1)
一 路易丝·德·绍利厄致勒内·德·莫孔伯	(1)
二 路易丝·德·绍利厄致勒内·德·莫孔伯	(10)
三 路易丝·德·绍利厄致勒内·德·莫孔伯	(13)
四 路易丝·德·绍利厄致勒内·德·莫孔伯	(16)
五 勒内·德·莫孔伯致路易丝·德·绍利厄	(19)
六 堂费利普·埃纳雷斯致堂费尔南	(22)
七 路易丝·德·绍利厄致勒内·德·莫孔伯	(26)
八 路易丝·德·绍利厄致勒内·德·莫孔伯	(30)
九 德·莱斯托拉德夫人致德·绍利厄小姐	(31)
十 绍利厄小姐致德·莱斯托拉德夫人	(32)
十一 德·莱斯托拉德夫人致绍利厄小姐的信	(34)
十二 绍利厄小姐致德·莱斯托拉德夫人的信	(34)
十三 德·莱斯托拉德夫人致德·绍利厄小姐	(42)
十四 德·索里亚公爵致德·玛居梅男爵	(48)
十五 路易丝·德·绍利厄致德·莱斯托拉德夫人	(49)
十六 路易丝·德·绍利厄致德·莱斯托拉德夫人	(55)
十七 路易丝·德·绍利厄致德·莱斯托拉德夫人	(56)
十八 德·莱斯托拉德夫人致路易丝·德·绍利厄	(58)
十九 路易丝·德·绍利厄致德·莱斯托拉德夫人	(60)
二十 勒内·德·莱斯托拉德致路易丝·德·绍利厄	(65)
二十一 路易丝·德·绍利厄 致勒内·德·莱斯托拉德	(67)
二十二 路易丝致费利普	(71)
二十三 费利普致路易丝	(74)
二十四 路易丝·德·绍利厄致勒内·德·莱斯托拉德	(76)
二十五 勒内·德·莱斯托拉德致路易丝·德·莫孔伯	(82)
二十六 路易丝·德·莫孔伯致勒内·德·莱斯托拉德	(83)
二十七 路易丝·德·玛居梅致勒内·德·莱斯托拉德	(86)
二十八 勒内·莱斯托拉德致路易丝·德·玛居梅	(89)
二十九 莱斯托拉德先生致玛居梅男爵夫人	(92)
三十 路易丝·德·玛居梅致勒内·德·莱斯托拉德	(93)

三十一	勒内·德·莱斯托拉德致路易丝·德·玛居梅	(94)
三十二	玛居梅夫人致莱斯托拉德夫人	(99)
三十三	莱斯托拉德夫人致玛居梅夫人	(101)
三十四	玛居梅夫人致莱斯托拉德子爵夫人	(102)
三十五	玛居梅夫人致莱斯托拉德子爵夫人	(102)
三十六	莱斯托拉德子爵夫人致玛居梅男爵夫人	(104)
三十七	玛居梅男爵夫人致莱斯托拉德子爵夫人	(107)
三十八	莱斯托拉德子爵夫人致玛居梅男爵夫人	(108)
三十九	玛居梅男爵夫人致莱斯托拉德子爵夫人	(109)
四十	莱斯托拉德伯爵夫人致玛居梅男爵夫人	(110)
四十一	玛居梅男爵夫人致莱斯托拉德伯爵夫人	(113)
四十二	勒内致路易丝	(115)
四十三	德·玛居梅夫人致莱斯托拉德伯爵夫人	(115)
四十四	德·玛居梅夫人致莱斯托拉德夫人	(116)
四十五	勒内致路易丝	(116)
四十六	德·玛居梅夫人致莱斯托拉德伯爵夫人	(120)
四十七	勒内致路易丝	(122)
第二部		(124)
四十八	玛居梅男爵夫人致莱斯托拉德伯爵夫人	(124)
四十九	玛丽·加斯东致达尼埃尔·德·阿泰兹	(131)
五十	德·莱斯托拉德夫人致德·玛居梅夫人	(133)
五十一	莱斯托拉德伯爵夫人致玛丽·加斯东夫人	(134)
五十二	加斯东夫人致德·莱斯托拉德夫人	(139)
五十三	德·莱斯托拉德夫人致加斯东夫人	(146)
五十四	加斯东夫人致莱斯托拉德伯爵夫人	(148)
五十五	莱斯托拉德伯爵夫人致加斯东夫人	(157)
五十六	加斯东夫人致莱斯托拉德伯爵夫人	(159)
五十七	莱斯托拉德伯爵夫人致莱斯托拉德伯爵	(160)

第 一 部

一 路易丝·德·绍利厄 致 勒内·德·莫孔伯

我的小鹿，你可知道，我已不在修道院寄宿学校了！假如你还未向布卢瓦^①的我寄信的话，我反倒早你一步写信给你了。看到这里，请你抬起你那迷人的双眼，先别急于兴奋，我接着将倾诉我初恋的美好感受。大家总爱说起第一次的爱情，可是，爱情真有第二回吗？你定会叫道“闭嘴！”接着说，“快说给我听听，你为何又不在修道院寄宿学校了？先前你还坚定地要呆在那儿呢？”我的宝贝，不管加尔默罗会^②的修女们的际遇如何，解救我的事情却是十分普遍的。坚决的意向还是被胆战心惊的良知的召唤征服了，仅此而已。至于我患的病，我妈就仅给我开了一种良药“静养”，但我姑母^③不想眼睁睁看着我因日渐消瘦而死，最后劝服了母亲。在你离开我后，我一直就沉浸在无尽的忧伤之中，这种忧伤恰又使这幸福的结果提前降临。我的宝贝，如此一来我便到了巴黎，想想这还有你一半的功劳呢。我的宝贝，从你离开我的那天起，我就变得孤苦伶仃；如果你看到我那时的样子，你定会洋洋自得，由于在你那幼小的心灵中产生了十分真挚的感情。以前我俩不知有过多少美丽的向往，我们曾无数次一起振翅翱翔、同甘共苦，我甚至认为，我们的两颗心已和那对匈牙利姑娘^④一样，早连结在一块儿了。她俩的死因，博维萨热^⑤先生已给我们解释了，不用说，这位先生只是徒有虚名，容貌算不上漂亮，可的确也没有其他校医能比得上他了。你是否还记得，有一次，你的“小乖乖”^⑥生病卧床不起后，你不也病倒了吗？在异常痛苦的心境下，我只好一条一条整理我俩交流的纽带；我原想这些纽带早已随着我们的分别而割断了的。我如同一只

① 布卢瓦：法国小城，位于巴黎西南一百五十公里处。该城有一所加尔默罗会修道院。

② 加尔默罗会：法国天主教的一个分支，其教规十分严厉。

③ 路易丝的姑母为此修道院院长。

④ 匈牙利连体姐妹海伦和裘迪。

⑤ 博维萨热：原意“美丽的面孔”。

⑥ “小乖乖”：路易丝的爱称。

失去同伴的斑鸠，脑中浮现超脱的想法，感到活着已没有任何意义了，真的，我想我在渐渐走向死亡。在布卢瓦孤苦的我，混在加尔默罗会的修女们中间，心烦意乱，担心不会遇到德·拉瓦利埃小姐一样的“开始”^①，担心你不在我身边时，我会作出“出家”的决定。我如同得了一次大病一样！一次十分严重的大病。如此的活着真是太无聊了，所有日子都是永无休止的重复日课、祈祷和作业，甚至不管在何地何时，无论是白昼还是夜晚，大家全知道加尔默罗会修女在干什么。可是身边的世界是否存在，于我们却是毫无干系的，如此让人生厌的生活居然还会千变万化；我们精神的升华是毫无约束的，梦幻使我们开启了一个王国的大门；忽儿是我，忽儿是你，总是变为对方的那亲切的鹰马^②，往往是懒散者的激情被智勇者所激起；这样，我们的思想彼此追逐，去拥有那不许我们靠近的世界。没想到《使徒行传》还能让我们更清楚那些十分隐秘的东西！自从你这宝贝被带走的那时起，我都快完全变为我们想像中的加尔默罗会修女，一个生活中的达那伊德斯^③了。可我却不愿千方百计去注满那永远不满的木桶，只想天天用一只空桶到一口无名的井里取水，只想能把水灌满。姑妈对我们的思想根本不懂。她对我的厌世心情无能为力，她在两个阿尔邦^④大的修道院里筑造了一个人间天堂。如果像我们这样，小小年纪就投身于宗教，那么就应活得十分节约，——但是，我的宝贝，这真太难了，——要不是满怀献身精神，也是这样的精神使我姑妈更显得十分伟大。她愿为自己敬爱的哥哥付出一切。但是，任何人也不愿为那些萍水相逢的人、或一些思想而贡献一切啊！

在这差不多两周之内，我忍受了无数难忍的话语，把无数的奇思妙想藏在心底，我心中充满了无数只能与你谈论的话语和只有你能知道的事情。我除了把这一切暗暗地写在纸上之外别无选择，我用写信来换取那甜蜜的交谈，否则我将被憋死。精神食粮对我们是如此的重要！今天清晨，我就动手写日记，还想到你说不定已经开始这样做了，无需多长时间，我就会在你那漂亮的热默诺斯山谷^⑤中出现，可我现在还只能告诉你一些很少的有关我的情况，就像你将去巴黎，但你对它

① 德·拉瓦利埃小姐：曾是法王路易十四的宠妃，失宠后，于一六七四年进加尔默罗会隐修直至去世。“开始”指她出家前的爱情经历。

② 鹰马：意大利诗人阿里奥斯托的《疯狂的罗兰》中提及的一匹半鹰半马的怪兽，能飞往月球。

③ 达那伊德斯：达那伊德斯的水桶，意即“永远不会满足”。

④ 阿尔邦：法国旧面积单位，一阿尔邦合 42.21 公亩。

⑤ 热默诺斯山谷：位于从马赛到土伦途中的欧巴涅的东南方。

的了解仅仅限于我们对它的想像而已一样。

我可爱的宝贝，让我们谈些正事吧。一天早上，有两个人从巴黎赶来：就是我的伴娘和菲利浦——我祖母收下的最后一个仆人。他们是被派来接我回家的。在描叙我一生的传记中，很有必要为这个早上放上一张玫瑰色的书笺。我在姑母的房间听到她给我讲这事时，我兴奋得说不出话来，只是傻傻地看着她。

“宝贝，”她的喉音很重，“我知道你十分想与我说再见的，然而，这一回却并不是最后一回，我们一定会再在一起的：老天已在你前额烙上了被选中的记号。你的身上流露出一股傲气，它既能托你飞上天堂，也能诱你下到地狱，也许你雅致之极，下不了地狱！我对你的认识更甚于你自己：你内心的激情使其他普通的女子与你无法相提并论。”

她轻柔地拉我靠近她，在我额上亲了一下，使我感到那里留下了一股火热的激情。而这激情正在侵蚀她，她的眼神变得呆滞，眼皮下垂，金黄的两鬓也生出了鱼尾纹，清秀的脸蛋也显得十分枯黄。我顿时觉得全身十分不自在。我低头亲了一下她的手，接着说道：

“我的好姑母，倘若您的善良无法让我感到您的帕拉克莱^①能增强我的体质，陶冶我的心灵的话，那么如要我再次回来我定会泪流满面的，那时您也会不忍心要我回来的。如真要回来，那也只有路易十四抛弃我之后。再说，如果我爱上的真是这种人，那也只有死才能让我离开他！难道我还畏惧那蒙泰斯庞^②吗？”

我拥抱了一下姑母。这值得同情的女人只好送我至马车前，她时而瞧瞧家族的纹章，时而又凝神看我。

这次古怪的离别使我的思想十分紊乱，在我来到博让西镇时，我忽然意识到已近傍晚。我在这个令我心驰神往的地方会看到些什么呢？然而我见到的是，门口空无一人，没有人来接我。我真是空想一场。后来我才知道，那天母亲到布洛涅森林去了，父亲又刚好去了议院，而哥哥听说是如果无需换衣服的话是不会在晚饭前回家的。我是由格里菲思小姐（她有爪子！^③）和菲利浦领到我的房间的。

这间居室里以前曾经住着我亲爱的祖母沃雷蒙王妃。她有一笔遗产留给我，但我至今还未听人告诉过我。在我的记忆中，这个地方有如仙境，当我身处此地时，一股辛酸在我心中油然而生。这时候你

① 帕拉克莱：闻名于世的爱洛伊丝（1101～1164）曾任院长的那座修道院，此处泛指修道院。

② 蒙泰斯庞：路易十四的宠妃，后来正是她夺了德·拉瓦利埃公爵夫人的地位。

③ 格里菲思是英国人，她的名字的发音，与法语“爪子”的发音很接近。

想必也有如此的感觉吧。这儿的一切都依旧如故！我将在她临终前的那床上睡觉。坐在她的躺椅旁我顿时泪流满面，好像这儿就我一人似的。我记得以前我总是跪在这椅子上，聆听她的话语。正是在这椅子上，我见到她那被橘红色花边簇拥着、却由于衰老和死前的难受而因此尖瘦的双颊。我觉得这房间里好像还散发着她的气息。谁又曾料到阿尔芒德·路易丝·玛丽·德·绍利厄小姐还会如同一个刚失去母亲的乡下姑娘似的，只能睡在这张死人躺过的床上！我总感到，早在一八一七年就已死了的老王妃，好像是昨晚才咽气似的。这房里的一些物品摆放得一点也不恰当。对国家大事如此关心的人对自己的生活却如此疏忽。但这也证明了，只要这伟大的女人一死，大家就很少有人记得她了，可她也称得上是十八世纪最杰出的女性之一呀。菲利浦好像知道了我哭泣的原因，他对我说王妃安排由我来继承她的家具。我父亲让这些居室都按革命期间的样子布置。我站了起来，菲利浦帮我将小客厅的门打开，这门是直通到大客厅的，呈现我眼前的依旧是我早知道的那潦倒的样子：镶在门上的那宝贵的画仅剩一个画框，大理石雕像也破旧不堪，镜子也不见了。过去，我总担心登大楼梯，一想到要走过这空空荡荡的森严的厅堂，我就害怕，因此每次到王妃这儿，我常常从大楼梯拱顶下的小楼梯进去。这小楼道直接连着她那洗手间的后门。

我的居室有一个客厅、一间卧室，再就是那间我曾向你提起过的那间富丽堂皇且别致的书房。它们将紧挨着荣军院的那部分空地全占满了。这些房子是用一道布满花簇的围墙和一条幽静的小道与外面的街道隔开的，小路边的树已和街边的树挤在一起了。如果看不见那荣军院金光发亮、蔚蓝的圆顶和这银白色的楼房，大家都把这儿当成一片森林了。从我的三个房间的造型及它们坐落的位置可以看出，这儿以前就是绍利厄公爵夫人们的那些十分上档次的房间，公爵们就在相应的另一边住着。这两边房子由正面的两套房子和大厅巧妙地连在一起。菲利浦带着我参观了那一个个幽黑的客厅，以前金碧生辉的样子全然不见，还是像我儿时的那样。菲利浦发现我显得十分诧异的样子就表现出一副令人难以捉摸的表情。亲爱的，所有生活在这外交官家中的人总是一副十分小心和神秘兮兮的样子。他又对我说，全家都在期望那法令的颁布，法令将规定没落贵族的家产会折价归还。我父亲想等到这些钱归还后就改造一下所有房子。按王家设计师估计，改造工程将花三十万利勿尔。我听了他给我讲的这几句话，我惊呆了，一屁股坐在了大厅的沙发上。什么？他难道不准备将这笔款子送我做嫁妆，而是想我在修道院里活到老？我刚回到家里就产生了如

此的想法。啊！亲爱的宝贝，我真希望能把头靠在你的肩膀上，真希望能回到祖母还在的日子里，以前，这两个房子充满了无穷的生机！可现在她仅在我的心中，你却又在有七八百公里之遥的莫孔伯。你们俩是惟一爱我的人。我祖母的眼神里总是充满着蓬勃的生机，只要听见我的声音就像回到了年轻时代。那时我俩的关系是如此的亲密！回首往事，我刚才的感想忽又无踪影了。刚来时我认为有点不恰当的物品如今却变得散发出一种不俗的气息。我又闻到了那些未用完的扑发粉发出的微微香气，香味还挺好闻的；我可以想像到，睡在黄底白花的锦缎窗帘的遮盖之下肯定会很舒适，也许是祖母的眼神和气息将她的某些魂魄留在了窗帘上。

我叫菲利浦把房间内的摆设重新恢复本来面目，使这个屋子重新焕发出一些生气。我逐一地为每样摆设安排其合适的位置，让他知道我将在这里如何地生活。我查看了所有属于我的东西，而且让他如何把那些我想念的老摆设恢复原来的模样。由于年代久远，居室里显得有点苍白，金色的阿拉伯式图画已出现一些斑点，不过这路与路易十五送给祖母的萨伏纳里地毯倒也协调，这些地毯也掉了点颜色，像亲王的那幅画像一样。座钟是由萨克森元帅^①送的，壁炉架上的瓷器是黎塞留元帅^②的赠品。祖母二十五岁时的肖像装在一个椭圆的镜架上，与国王的画像相对。从这儿是看不见亲王的画像的。我总爱这些直来直去的不加掩饰的忘却，它能显现出祖母令人喜爱的性格。有一回祖母得了重病，她的忏悔师想让一直守候在大厅中的亲王进来看她一眼，但她坚持不肯，说：

“就让他和医生及药品一道进来。”

卧床装饰着帐幔，床头靠背上也镶着软垫。床帐高高地卷着，形成无数长长的波浪形皱褶。所有摆设都漆成金色，还附着和窗帘那样的黄底白花锦缎，同时都还用像绉纱一样的白绸做衬里。嵌在门上的画也不知出自谁人之手，画着太阳升起和皓月当空的情景。壁炉布置得十分巧妙，可以想像，上世纪的人总是在火炉边度日，不少大事正是发生在炉边。铜灶膛是一个镀金的艺术品，炉框十分讲究，火钳灰铲也十分别致独特，风箱也恰到好处。隔热屏上的挂毯是戈伯兰工场产的，屏框也相当精致；在它的腿上、架子上、横档上，都雕上了十分滑稽可笑的人物造型；整个隔热屏看上去就如同一把扇子。

祖母在世时十分喜爱这件别致的摆设，我到现在还希望能知道这

① 萨克森元帅(1696—1750)：十八世纪著名的军事家。

② 黎塞留元帅(1696—1788)：路易十五王朝的元帅，红衣主教黎塞留的侄孙。

是谁送的礼物。从前我经常见她静静地躺在屏风边的安乐椅上，两腿搁在支架台上，如此的姿势使她的长裙在膝盖处稍稍向上凸起。她老伸手拿那放在壁炉台上的烟盒，烟盒的两端各放着她的糖果盒和露指手套。你看，她如此地爱美啊！在她去世的前一天，她仍然注重自己的打扮，好像是在叫人画完那漂亮的肖像之后，又在期待围在自己身边的谄媚的人给她送花。望见这安乐椅，我脑中又浮现她端坐在椅子上、任裙子飘逸自然的姿势。这位女子离开人世之后，她似乎也带走了那些具有她们那个时代特征的秘密。在我母亲身上是无法找到王妃那样的言语、接人待物的风格和所使用的特殊词汇的。王妃既能干又平易近人，既有心机又看似纯真；讲话既详细又扼要，她富有演讲天才，寥寥数语便能讲得栩栩如生。尤其是她对任何事情都有自己独特的看法，这对我性格的影响是潜移默化的。我在七岁至十岁间，几乎是在她的身边成长的。她希望我能和她在一起，我和她也处得十分愉快。我母亲还曾因她对我太亲密与她吵过几回。

不过，任何东西都无法比刻薄的寒风更能点燃感情的火苗，每逢我受不住好奇心的诱惑，如同水蛇一样溜过一扇扇门，来到祖母居室门口时，她常常如此对我说：“小调皮，你又来了！”这话是如此的亲切啊！她感到了有人喜欢她，她对我的真挚无邪十分欢喜，是我让她在老年之时重新找到生机。我不知道她在晚上是怎样度过的，可她常常要接待很多客人。清晨，我总踮起脚瞧瞧她那儿是不是也已白天了，我每次都看到她大厅里的东西没有整理，牌桌上仍旧散乱着，烟草也随处可见。客厅家具的风格和卧室一样，所有摆设外观怪异，刻着凹下去的装饰物，家具的腿并且还是一律的鹿脚形状。镜框上也雕有精致的花饰，许多都向下弯形成弓形。蜗形脚桌上放有精美的中国花瓶。所有摆设大多是浅红色和白色的。

祖母生性比较孤傲和暴躁，一头棕发，可以通过她喜欢的颜色判断她的肤色。大厅里仍然放着那写字台，台上的图案以前我总是永远看不腻的。它裹着刻花的银箔，这是由热那亚的那个名叫洛梅利尼^①的送来的。写字台的周围，都刻满了反映人类一年四季生产劳动的景象。所有人物都是浮雕的，各个面上的人物足有百十之多。

我孤身一人站在这庄严的地方足有两个小时，以前的事情一幕幕浮现在我的眼前，因才智和美丽在路易十五宫中广为称颂的女子就是在此处离开人间的。我跟你提过，我是如何被别人十分突然地使我与

^① 洛梅利尼：意大利热那亚有名的贵族。

她分离的，那是在一八一六年，可算是突然变卦的。

“快向你祖母说声再见吧。”母亲对我说。

我来到了祖母身边，她还是照例接待我，似乎并没有对我们即将分开而显得突然，甚至可以说是不动声色。

“亲爱的，你到修道院寄宿学校去了，”她说，“在那儿有你的姑母，她是十分优秀的人。我会记得你的，保证你不出家。你可以十分自由，将来喜欢嫁谁就嫁谁。”

仅过了半年，祖母就离开了人世；她活着时就将遗嘱转交给了她最信任的好朋友塔莱朗亲王^①。有一回，亲王到德·夏尔热伯夫小姐家做客，让她转告我：祖母不肯要我立誓愿。我也想能有一天见到亲王，因为到时候，我肯定可以从他那儿得知更多关于祖母的事。因此，我的宝贝，虽然在我到家时无人来接待我，但总算能让我与敬重的祖母的灵魂在一起，对此我也感到十分的欣慰。现在我就要按我们预先说好的那样开始行动了，你不会忘了吧，就是把自己的“小窝”和平常的日子一点不漏地讲给你听。了解自己喜欢的人身在何处，如何生活，这真是非常快乐的事！

赶紧把你身边的那些琐碎的小事告诉我吧，一点儿也不能漏哦，甚至是夕阳西下在树上落下的晚霞也不能少。

九月，于巴黎

我回到家时已是下午两点。差不多在五点半时，萝丝来通知我，我母亲回家了。我就去向她请安。母亲就住在我的这幢楼下面的底层，房间里的布置与我这儿差不多。我在母亲的上层住着，用同一道暗梯。父亲在另一侧居住着，因为这边有一道大楼梯，那一侧比这边就空出了楼梯大小的空间，因此他那儿的空地比我们这儿大不少。自从波旁王朝复辟以来，我父母重新恢复了地位，可他们仍然在楼下住。在那里他们可以迎接客人，以前祖传下来的房间真是大得要命。母亲大厅里的摆设仍然未改，我去她那儿时，她还盛妆未脱。当我慢慢地从楼上往下走时，一直在想像她会如何接待我，她以前的行为实在有愧于母亲这个称号。在以前的八年之中，她仅给我写了两次信（你都见过的）。我认为，如果用一股假装的热情去见她是卑鄙的，我只好装成一个愣头愣脑的修女，揣着忐忑不安的心情去见她。不过如此的顾

^① 塔莱朗亲王(1754—1838)：法国著名的外交家。

虑马上就被打消了。母亲对我十分关心；她好像并没有一点假装的样子，并不冷冰冰的，也没有当我是外人，或是宝贝女儿一样亲热；她仿佛是很平常的待我，她像是我的一个最真诚、最亲密的朋友；她亲了一下我的额头，接着像和一个大人攀谈似地和我讲话：“我的孩子，让您终生都呆在修道院里，还不如让你和我们在一起。您父亲和我的本来计划都被您打乱了，不过如今已不是那个绝对听从家长的时代了。德·绍利厄先生以前也同样希望您能过上快乐的日子，使您在社会上增长一些见识，在这些事上他都没有忘记，他的打算与我的相同。如果我像您这么大，我同样会和您一样的；我并不说你不对，因为您肯定无法理解那时我们对你的严厉要求。我也想，您也许并不认为我严厉得有点可笑。如果您对我还有过成见的话，那您马上就会认识到自己理解错了。我当然也想让您十分的自由，可我觉得，当初您最好还是需要听母亲的建议，她会像姐妹一样和您相处的。”

公爵夫人一下子说了这么多后，帮我整了一下一直穿在我身上的大衣。我已被她的美丽惊呆了。她虽已三十八岁了，但仍然十分迷人：眼珠是黑里透蓝的，睫毛像丝一样柔和，脸上还未见有鱼尾纹，皮肤白里透红好像是刚抹了脂粉；她的肩膀和胸脯十分迷人，腰纤细得和年轻人一样；她的纤纤五指如奶一样洁白，洁净的指甲很有光泽，小拇指有点儿分开，大拇指仿佛是象牙雕成的；她的双脚也十分迷人，属于德·旺德奈斯小姐那样的西班牙式秀脚。既然她在近四十岁时仍如此美丽，我想等她六十岁时肯定不会丑陋。我的宝贝，我如同一只乖顺的绵羊一样和她谈论。她用什么样的态度语气和我交谈，我当然也同样和她交谈，或者比她的态度还好，也许是由于她的美丽已完全吸引了我的原因，我对她抛弃我的事也并不想计较了。我能理解，她这种女人，常常是像女王一样做事的；我十分幼稚地把我的感想讲给她听了，如同讲给你听一样。可能是她对自己女儿口中说出如此感情洋溢的话觉得十分意外。我的真诚而又礼貌的夸奖感动了她。她对我的态度更好了，变得更祥和宽厚；她也不把我叫“您”了。

“你的确是一个好孩子，祝我们的友谊永存。”

我想她如此说真是很幼稚的。但我并不想让她知道我的这些的想法，因我立即意识到，我理应使她感到自己比女儿更高明、更智慧。正因这样，我就装得很笨，她觉得我也很好。我马上吻起她的手，说我非常高兴她能如此地待我，我感觉毫无拘谨，连起初的顾虑都告诉给她。她微微一笑，接着搂住我的脖子，使我更靠近她，充满无限深情地亲了一下我的额头。

“我的宝贝女儿，”她说，“今晚，我们邀了一些客人共进晚餐。你

可能和我想的一样：应该先由女裁缝为你装扮后再去社交界。因此你在问候你父亲和哥哥后，就直接回房吧。”

听到此话，我马上欢快地答应了。我们以前也曾在梦中，是在朦胧中见过那个世界的，从母亲的那高贵的装束中就可以看出一切来，但是，我一点也不妒忌她。正在此时，父亲回家了。

“先生，您的女儿就在这里。”公爵夫人说道。

父亲看起来显得异常热情，像一位非常慈爱的父亲一样问候我，他的神情使人觉得这似乎是发自内心的真诚。

“你回家了，不乖顺的女儿！”说完，他一把抓起我的手，亲吻起来，那样子如果要说是出于父爱，还不如说是出于平日的风流。然后，他让我走到他身旁，搂着我的腰，亲吻我的脸颊和额头。“你这回放弃了本来的打算，叫我们十分担心，不过你可以用在社交界的出色表现来博得我们的欢心。——夫人，你看看！我们的女儿一定会变得美若天仙的，到时她会给您带来骄傲的。——这是你的哥哥，雷托雷。——阿尔丰斯，”他朝着这个正好进来的俊美青年说，“快来看看你的修女妹妹，不过如今已不是修女了。”

哥哥心不在焉地走过来和我握了一下手。“吻吻你妹妹吧。”公爵命令儿子。就这样，他亲了一下我的脸颊。

“好妹妹，很高兴能见到你，”哥哥对我说，“我将仍然支持你反对爸爸的。”

我连忙说了声谢谢。可我想，上次他去奥尔良军营看我的侯爵哥哥时，当然也可以顺便来看我一下的。之后，我担心有客人来到，说了声再见就回我房间了。我整理了一下房间后，一边把那些在给你写信时要用的东西摆在标致书桌的绯红色丝绒桌面上，一边还在想着我眼前的情况。

我的好小鹿，写到这儿是恰到好处，恰好把一个出身高贵的家庭，离开九年，到十八岁^①才回家的姑娘回家时的所有情景全写上了。因为一路奔波，再加上到家的兴奋，吃完晚餐，我就如同往日在修道院一样八点就睡觉了。这儿留下了一副小型的萨克森瓷餐具，这可是敬爱的祖母收藏的，偶尔她心血来潮，就用它在自己的房里一个人吃饭。

十月十日

^① 年龄经常发生混乱，是巴尔扎克作品中常遇的现象。依照上文，路易丝于一八一六年进修道院，那么到一八二三年应当只隔了七年，按此计算，路易丝此时应为十七岁。

二 路易丝·德·绍利厄 致 勒内·德·莫孔伯

次日，我看到全部房间都收拾过了，这都是老佣菲利浦做的，他又往花瓶中放了许多鲜花。此时我才算是稳定下了。可是，没有人能考虑到，加尔默罗会修道院的住宿生一大早就觉得饿了，萝丝费了不少周折，我才能舒服地吃上早饭。

“当我们正在进晚餐时，小姐就休息了；老爷一进家门，小姐立即起来了。”萝丝告诉我。

我开始写信。午后大约一点钟，父亲敲了敲我小厅堂的房门，说可不可以同我谈谈。我走过去打开房门，他进入客厅，看到我刚好在给你写信。

“亲爱的孩子，你住在这里要好好妆扮一下自己。这个口袋中是我一年的薪酬，有一万二千法郎，你拿去用吧。若你讨厌格里菲思小姐，你就去同你妈妈讲，雇一位好的家庭教师。由于德·绍利厄女士上午很忙，不能陪你。我留给你一辆马车以便你使用，另外你有什么事可以叫另一名男佣。”

“请留下菲利浦好吗？”我恳求道。

“可以，”他说，“你不用着发愁，你拥有大量的钱，我和你妈妈不用承担你的抚养费。”

“若我想知道我到底有多少钱，你不会责备我冒失吧？”

“绝不会的，孩子，”父亲说，“你祖母给你留下五十万法郎，全是她自己的钱，这是由于她不愿她家里的财产有所减少，哪怕一点点的财产。这些钱在注册人公债持有者总名单中。算上利息，现在每年大概能获得四万法郎。我本来计划拿这些钱为你二哥买一份产业，因此你几乎让我的考虑全盘落空。然而过一段时间，你可能就会为我的打算帮上点忙的；这都依赖你自己了。我可以看得出你是非常懂事，因此我也用不着教你如何做一位德·绍利厄小姐了。你与生俱来的那种圣洁的神态，算是非常好的证明了。这个家族中根本不存在女孩子受到许多防范的现象，因为那样做是毫不礼貌的下等做法。若谁侮辱了你，那么他很可能会因此丧命，没准老天不公平，你的哪个哥哥就会因为这个送了性命。对于这个问题，我不愿意说得太多。回头见，亲爱的宝贝。”

他亲吻了我的额头，然后离开了。我本来并不清楚他们为什么在十九年来的打算会轻易放弃？我欣赏父亲那样有什么说什么的做法，他的这些话讲得十分清楚。我的钱原打算留给他的侯爵儿子。究竟

是什么人会这么好呢？是母亲、父亲、或者是哥哥？

我坐在祖母的沙发上，双眼看着父亲放在壁炉上面的钱袋，他对我的关心让我有一丝高兴，又有一丝不快。这是由于它把我和钱财联系到了一起。

然而，我已经不再怀疑了，而且也不用再担心此事了，在这件事上，菲利浦一直都在跑前跑后地忙碌着，穿梭于许多裁缝和手艺人中间，令他们帮我做衣服。开始来了一个叫做维克托莉的很出名的女服装师，而后是一个专门做内衣的匠人和一个做鞋的。我万分焦急地想弄清楚，脱去修道院的那件像个大口袋似的道袍后我将是个什么模样。但他们需要很长时间：做紧身衣的服装师告诉我要花七八天时间，要不然就会弄坏我的腰身，这是个严重的事情，可我有腰身吗？歌剧院的做鞋人冉桑确定地说我跟我母亲的脚没什么区别。此事肯定不能对付，它们花了我一个上午时间。再以后，一个手套匠接着为我量了尺寸。我也在内衣匠那儿拿了货。我吃晚饭而家中在吃午餐之时，妈妈叫我同她一块到女帽店去，她想令我尽快成为行家，以便以后可以自己购货。新的幸福的没人管制的日子开始了，而这一切却搞得我手忙脚乱，好像失明的人重见光明。此刻，我清楚了加尔默罗会的修女与高层社会间女子的不同之处了；而这种区别又确实很明显，若是从前，我们怎样都搞不清楚。

有一天午餐时，父亲不知在考虑什么，我们没有烦扰他：他清楚陛下的很多事情。他对我并不是很热心，只有当他用得着我时才会理我，我很清楚这一点。父亲尽管已经五十多岁了，但还可以令人产生好感。他高大英俊，长着一头金发，气质很好，他看上去像个外交家，不仅脸上表情丰富而且有时还深藏不露；他长着高而大的鼻子，一双棕色的眼睛。他同母亲简直是天造的夫妻！可我却能体会到，他们尽管在富贵、名声方面很相配，但却没有生活在一块，他们只是姓氏相同，仅此而已，仅给别人造成一个恩爱夫妻的假象。明白了这件事，我突然产生许多怪异的念头！前一日，高官显贵都聚会于此。

过几日后，我要参加摩弗里纽斯的高层社会。我每个上午都要跟一个教舞蹈的老师学习，我必须尽快学会怎么跳舞，要不然就去不成舞会了。晚餐前，母亲过来跟我聊了聊我的家庭老师。我最终选择了格里菲思小姐。她的父亲是个高官，通过英国大使，我母亲认识了她。格里菲思小姐今年三十六岁，接受过系统教育，她将教我英语。她是苏格兰人，她的母亲也出自名门。格里菲思漂亮极了，因此谁也看不上，她尽管不富有却目中无人，她将成为我今后的女伴，她的房间就是萝丝以前住的那间房。萝丝必须服从她吩咐。我立刻察觉到，她将会

听我的。我们一起呆了五六天了，她很明白，除了我没人理会她，对我来说，虽然她非常呆板，但我心中十分清楚她一定会听从我的指示的。我认为她挺好的，尽管有些过于小心了。她与我母亲的谈话我毫不知情。

另外还发生了一件事，但我却认为这很正常：今天早上，爸爸放弃了做大臣的机会。他昨天想的就是此事。他解释说自己对官场纷争没有什么兴趣了，还不如掌管一个使馆。他十分喜欢西班牙。我在午餐时知道了此事。那天中午父亲、母亲、哥哥一块吃午饭，而只有这个时间才是他们每天仅有的一次家庭聚会。用人们不听到铃声叫是不能入内的。在此以外的时间，哥哥同父亲一样经常在外。

母亲在两点至四点这段时间一般是在精心装扮自己，所以也见不着她；四点钟，她会到外面逛一小时，若是在家吃饭，也会在六点到七点间接待客人；整个夜晚她都有自己的娱乐：看演出，跳舞，听音乐，要不就去拜访别人。一句话，她没什么空余时间，一直都有事做。她用大量的时间来打扮自己。因此当十一点后到午餐时候，她装扮得漂亮迷人。我现在知道她房间为什么总发出声音了：她首先会洗冷水浴，享受一杯冷的奶油咖啡，接下来便是精心妆扮自己；如果没什么重要的事，她肯定在九点之后才起床（若在夏天，她早上会骑马去逛逛）。午后两点，她会见了一个我不认识的年轻人。这是我生活中的全部。从午餐或晚餐时我才能见到家人，可经常都仅是我同母亲一起吃。我猜想，过一段时间可能我就像奶奶一样在自己房间中同格里菲思小姐一块吃饭了，这是由于母亲总不在家吃饭。家中的人都不太理我，我也习惯于此了。

亲爱的，在巴黎，若要我喜欢周围的人是很不容易的，这是由于我们互相总见不着。身处这个都市，没人还能想起见不到面的人！直到现在，我仍一直呆在家中，我对周围的情况一无所知。我将装得成熟点，让我的打扮和行为成功地与周围社会融为一体，这里的很多情况我都弄不懂，虽然我仅是道听途说知道了一些。现在我仅能去花园中散散步。过一段时间，意大利剧院会有一场演出。母亲有这个剧院中的包厢。我做梦都想欣赏意大利音乐和法国歌剧，巴黎有十二家剧院呢。此刻我正试着慢慢改掉修道院养成的毛病，好习惯于上流社会的生活。我在晚上给你写信，写到休息时停下来，因此我睡觉的时间就延迟至晚上十点。若母亲没去剧院，她会在此刻出去。我什么都不懂，因此努力看书，可我没什么计划性，从一本书找到其他的书读。我在身边那本书的书皮上寻到了许多书名，但没有给我好建议，于是我会总会读上许多没意思的书。我看关于爱情方面的现代文学书，这在以